

SHANGHAI



MEMORY

上海女儿：程乃珊

程乃珊

著

上海 Memory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上海女儿：
程乃珊



上海 Memory

程
乃
珊
著

Copyright ©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海 Memory/程乃珊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8. 8

(上海女儿: 程乃珊)

ISBN 978-7-108-06343-4

I. ①上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31488 号

策划编辑 王秦伟 章 怡

责任编辑 刁俊娅

插 图 赵仁年

封面设计 储 平

责任印制 黄雪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

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

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0.75 彩插 8 面

字 数 156 千字

定 价 45.00 元

“上海女儿：程乃珊”系列

文_程乃珊(1946—2013)

上海女作家代表人物。其创作多根植上海本土，取材于独特的时代背景、家族故事与人生境遇。以细腻的文笔勾勒出上海文化中最生动的两种质素——老克勒文化与小市民生活。代表作有《上海Lady》《上海Taste》《远去的声音》等。

图_赵仁年(1939—)

幼习丹青，擅工人物仕女，山水花鸟靡不精能。自20世纪50年代任职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主绘连环画，写风俗时事，文学历史，下笔入妙，风行一时。70年代创作《西沙儿女》，2017年，三亚市政府按其原稿重印发行。出版有《赵仁年画集》等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程乃珊离去已五年。我们都是文字生涯中人，如越剧《红楼梦》黛玉焚稿的唱词：“这诗稿不想玉堂金马登高第，只望它高山流水求知音。”所以就写下此文纪念她。

《长恨歌》里，我写“老克腊”自许旧人，乘电车去洋行上班，遭遇汪伪特务追杀重庆分子，吃了冷枪身亡，这情节来自程乃珊。她曾窃语我：前世里大概丧身电车路上，因高跟鞋别在道轨里不及脱身。后来，她辞去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职务，移居香港，过着上班族的生活，就像去往前生践约。我想象她穿职业装，走在

港岛尖峰时刻的人流里。香港的人流是丽人行，年轻貌美的女性格外耀眼。具体做什么在其次，重要的是，女性独立自主，闪亮登场社会前台。关锦鹏导演的电影《阮玲玉》，张曼玉饰演的阮玲玉从手袋里取出一枚私章，印在律师函上，郑重和珍惜的表情，自恃是有身份的人。我觉得，程乃珊就在这时代定格中，生在新和旧的交替中，时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，人呢，从新到旧，又从旧到新。

20 世纪 80 年代，新时期文学兴起，历史批判和反思是为显学，大致以右派与知青两类写作承担使命。这一幅文学图景中，程乃珊称得异数。她不是知青，极可庆幸，1966 年前夕，恰好中学毕业，跻入高等学校，免于流离，而走入职业社会，保持了按部就班的正常人生。她当然也不是右派，年龄够不上，就算够上，还需要有性格的原因呢！程乃珊是驯顺的，或多或少，也是她那个阶层处境所致。世事难料，谁又是先知，唯有敛声屏息，安分守道，于触手可及处找些乐子。所以，她又是有些享乐主义的。然而，无常的命运之下，小小的享乐主义有那么一点戚容。张爱玲散文《穿》里，去虹

口买日本花布，写到“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，上面掠过大的黑影，满蓄着风雷”，大约就是这享乐主义的画像。程乃珊的小说《蓝屋》，豪门阔少，几经变故，栖身上海狭弄内一个单间，却坚持饭后一杯咖啡的旧习，也是享乐主义画像。但这位先生并不抱张爱玲“人生总是在走下坡路”的悲观态度，而是积极地投身新生活。果然，历史没有辜负他的信任。

这一个情节的走向，其中确有着对时代的欢迎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《收获》杂志组织在深圳召开笔会，那时候，深圳借香港市场经济之便捷，先行一步，成内地改革开放前沿。酒店电视直通香港频道，这一晚，正播放“香港小姐”竞选。程乃珊、王小鹰、我，三个人住一间客房，程乃珊热情高涨，我却很让人扫兴地瞌睡不已，在评委与小姐的问答环节，终于被倦意席卷，耳朵里最后听见程乃珊说：“这时候困得着，真佩服伊！”历史华丽转身，繁华都会风景迎面而来，真是令人惊艳。程乃珊难以抑制欣喜，带入小说，具体为蓝屋公馆、“锦江俱乐部”、西点配方、家庭派对，却又是被正义所拒绝。唯有一样，欣然接受，就是这家后人的风度

仪态，事实上，这一样恰是最具有阶级性的。其间隐藏着微妙的悖论，常常成为程乃珊作品受人诟病的理由。可是，五四以降的中国现代文学，不就是普罗大众的文学？在漫长的演变中，成为教条哲学，植入写作人的潜意识。《蓝屋》主流外的人和事，终回落主流意识形态，程乃珊这个新时期的异数，也归并同质性。然而，小说这东西却有一种特别的自主无意识，它会旁出最初的企图，另辟道路，指向无准备的地方。应了那一句古话：有意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《蓝屋》作为背景交代的，顾老先生，为改暴发户身份踏进上流社会，透露了资本主义新生阶层的野蛮生长，让人想起巴尔扎克的“人间喜剧”，比如《贝姨》。不只是评论者，也许程乃珊本人都不曾在意，文学史的大趋势难免忽略个别的动态。可是，种子落地，即会着床，假以时日，便发芽长叶，抽条开花，结出果实。

程乃珊若是在今天，很可能被称作“物质女孩”。大家都知道，程乃珊手气很好，联谊活动抽奖，她总得胜筹。曾有一年，她在此地抽到一架彩色电视机，紧接着，又在彼地抽到一具电视机柜，不得不承认天地成

全。但是，似乎作为一种平衡，程乃珊与文学奖项缘分不大，常常擦肩而过。即便不以此做隐喻解释，从表面看，她对世俗生活的热切，也距离写作者的思想劳动本质有些远。张爱玲写苏青，苏青睁着迷瞪瞪的眼睛，仿佛说：“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，大概是艺术吧！”这有点像程乃珊呢！只是程乃珊是天真的，不像苏青的世故。有一回，她介绍一位老裁缝替我母亲缝制几套出国的衣服，特别嘱咐用心用力，说，这可是著名的作家哦！老师傅很淡定，回答：“我又不识字，凭本分做生活。”我又觉得程乃珊像那老裁缝，规避开现代知识启蒙，另有一功。

20 世纪 80 年代，物质世界扑面而来，五光十色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有一次在无锡举办笔会，那时候，文学笔会频繁，写作者聚集一起，谈个没完。宾馆有一个售品部，说是售品部，其实就一具柜台，在我们眼睛里堪称琳琅满目，而且可望不可即，每一件商品都需外汇券购买。这时候，程乃珊悄悄在耳边说：“我请你们喝可口可乐！”顾不上客气，即紧随其后，来到柜台，贪馋地看她取出外汇券。然后，小姐从货架上取

下三个易拉罐，擦拭薄灰，显见得存放多日无人问津。其中有一罐的拉攀无论如何拉不开，请来服务生帮忙，使了猛力，褐色的液体喷涌而出，溅我们一身。离群索居的我们，面对消费时代就是这般束手无措。国门渐开，我即随母亲去美国，程乃珊专门送我一份礼物，能看出她对出国这桩活动的重视。很快，她也领到出访任务，亚洲发展中国家菲律宾，多少有点不满足。看起来，世界纵然打开了，先进地区却是有限的部分。从菲律宾回来，说起感想，则令我吃惊。她说，在这些地方，无论怎样贫穷落后，但最现代的东西它们都有，比如超级市场、星级酒店、高速公路、摩天楼、奢侈品——你不得不佩服她目光敏锐，窥见全球化里的资本统一模式。中国大陆也将或者正在纳入其中，速度之迅疾是程乃珊想不到的。我一时找不到出处，但小说的情节印象深刻，一户中产人家，经历几度沉浮，终于走入正常生活，却又遭遇始料未及的挑战，那就是保姆的儿子，一个乡下男人，生意场上发起来，出高价租赁他家汽车间做货仓，更新一代实业者踩着两脚泥急吼吼地走来了。

程乃珊从香港退休回沪，我与她同去参加某公司的周年庆，她看着场子里活泼的年轻女孩，感叹道，现在的上海小姑娘真会打扮！心情颇为复杂。在资本社会趋向稳定的香港居住多年，正是内地起飞时，蓦然回首，换了人间。似乎是，她的时代方才回来，未及伫步，又向前勇进，被抛在身后。可是，回来的真是原来的那一个吗？程乃珊又是怀疑的。就像一个鉴赏家，辨别真货和赝品，她很快从炫目的光色中镇定下来。她说，街上人群的衣着缭乱得很，倒不如以前，简素是简素，却是清爽的。这话也许有一些妒意，同时呢，不谓不是实情，实情是，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，也许就是无产阶级站起来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也让程乃珊挑眼的，即风起云涌的上海城市写作。她说，不对，不是这样的，错了！不过，她也承认，这股潮流确实启发了她，使她意识到，她尚有个储藏未开发。从此，程乃珊开始了关于上海轶闻轶事的书写，一发不可收。我们曾在私下议论，将程乃珊和其他都市描摹比较，我的意见是，程乃珊不可替代。不只材料拥有的优势，更重要的是，文学营养的品质差异。时尚一代的祖师奶奶是张爱玲，程乃珊呢，则

是俄国 18 世纪文学，以托尔斯泰为代表。除去同类型文章供分析比较，我还可旁引佐证，那就是长篇小说《金融家》。

事情终于回到文学，我们不可能忽视，程乃珊是一名写作者，这身份还是将她与世俗人生区别开来。体验过文学初始给予的光荣和骄傲之后，写作的生活亦在更深入地教育她。有一件事大约可称作开启，推她进严肃的世事。不能以为程乃珊没有阅历，方才说的“驯顺”，倘若不经磨炼，哪来此生存本能。记得 1989 年春，我和程乃珊受旧金山“中国书店”邀请，去美国宣传新书。我们和另两位驻外人员同住一套公寓，时常有中国学生和职员过来聊天。有一天，我们与一个年轻人争论起来，随着双方情绪失控，越来越偏离主题，所以分歧的起因就模糊了，但场面的激烈印象犹深。年轻人难免是轻浮的，对他人的经验一概漠视，半路切进美国社会，且自许占据价值高地，总之，过去的和现在的，以及未来的，都是他对。谈到别的尚可以安然处之，但当涉及那场浩劫，程乃珊便按捺不住，她说起家庭的遭际，不由哽噎。这一刻，我特别心疼，倒不仅因为事情

本身，而是她情急下揭开伤口，痛的是自己，对方可能完全无动于衷。我们都不掌握论争的要领，既缺乏抽象逻辑的训练，也没有现成可资利用的理论，只能实打实地，以亲身体验对付，就像武林中真功夫遭遇暗器。倒霉的历史总算过去了，中断的生活又继续下去，做梦都不会想到，如我，下乡插队的一日，再没有准备返回上海。始料未及的，还有额外馈赠，那就是文学新天地。在一个文艺界大型晚宴上，有一位前辈说：“看，程乃珊，多像一个女学生！”顺指点看过去，明眸皓齿，额发蓬松，白衬衫束在宽摆裙的腰里，捧一本纪念册，兴致勃勃穿行席间，逐个请名流签名。可不是，一个追星的女学生。

我要说的这件事就和追星有关。这段故事，程乃珊自己已经写成文章公之于众，简单说吧，早于方才说的1989年住旧金山前，程乃珊和王小鹰接受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，环游美利坚。在“计划”安排下，程乃珊得偿心愿，与偶像格里高利·帕克见面。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出生的程乃珊，赶上好莱坞风靡上海的末梢，日后，海峡隔离冷战降临，便淡出银屏，这

“东方巴黎”也随之洗去铅华，持以素颜。这一场比弗利山庄的会晤，堪称海上旧梦重温。不久，帕克来到中国上海，媒体又安排一场见面，可是偶像他，无论如何想不起曾经与中国粉丝的历史性邂逅。帕克老矣，记忆差否？再则呢，一个大明星，拥有海量崇拜者，可谓万千宠爱在一身，怎么能指望他恰恰记住其中一个，即便有国际共运史作为背景。据说，当时的场面相当尴尬，看起来，安平世道，娱乐年代，也不可事事如人所愿啊！

天分就像基因，它潜在于体内，也许终身不显性，倘若适时适地适人，则生机勃勃。程乃珊终于要写《金融家》了，又终于写成了。就像程乃珊和文学奖的缘分，总是差那么一点点，文学奖一定程度上是文学潮流的表征，落后于它进不了法眼，提前了命运也一样。《金融家》问世，当时也举行研讨会，但还是从注意力中心滑过去了。那时候，都市写作尚未勃兴，家族叙事沿寻根文学车辙，从原始处起，哪一项，《金融家》都纳入不了。评论者又常从现象着眼，需要一定的积量，方能定性质。所以，我说，程乃珊是中国当代文学的

“异数”。以自然观论，人的运数总量都是有限的，这方面多一点，那方面就少一点，不能什么都是你得。那回我和她在旧金山，住同一套公寓贴邻的两间卧室，女性之间本就亲密，何况朝夕相处。一日早晨，她让我帮着卷头发，触及肤发，不禁感叹老天爷给一副好坏子：头发黑亮，极富弹性，牙齿如同串贝，指甲是又一种贝类，肌肤润莹。她对镜子一笑：“可惜塑型没有塑好！”这句话回得很俏皮，而且有急智。我知道，她一直自愧不如母亲长得好。

从文学生态总体看，《金融家》似乎孤立于承前启后的生物链之外，但在程乃珊自己，却有踪迹可循。《蓝屋》中，那位野蛮生长的顾老先生就是。草根阶层走出来的中国民族资本家，今天的话叫作“凤凰男”，资产阶级本是胼手胝足，泥里水里起家，不像贵族，征战中出来，光荣照耀后世。英剧《唐顿庄园》，大小姐玛丽不得已和生意人结姻缘，放不下架子，凛然道：“我们是继承，你们是买！”这话说得精到极了，一下子划分了阶级。程乃珊其实从来没有被“买”来的优雅迷惑眼睛，深谙花团锦簇中的硬骨头。自己的生活何尝不

是呢？一路过来，情何以堪。程乃珊的驯顺里，也藏着些犀利的刀锋呢！无意扫见电视里播放谈话节目，因有程乃珊出席，便看下去。话题有关南北文化对比，因此南人北人各持一方。北派明显占压倒之势，有语言的便利，南方人说普通话总要隔一层，反应和出言就迟缓了；语言又带出气场，近首善之地楼台，得月在先，难免居高临下。轮到程乃珊迎战，对方取抑扬术，恭维开场：“我是看程老师书长大的——”程乃珊即道：“你不要这么说，大家要算出我的年龄了！”止不住叫好，程乃珊的急智又一次显露山水，真是痛快。

《金融家》原是程乃珊“三部曲”计划的第一部，后两部没有动笔，原因很难追究。写小说，尤其长篇小说，需要的条件很复杂，有时候却又很简单，就是没有在该开始的时候开始，于是欲望退潮。对文学史不谓不遗憾。从第一部看，我们有理由展望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前景。好在程乃珊受上海叙事感召，写作大量非虚构文字，为这个城市描绘毕肖的画像，增添近代历史记忆的库藏。正当其时，造物又来分配总量，我们只能这样解释，程乃珊得天独厚，预支了应定的份额：天资和才